

# 荒土

第一部

白 危





# 墾 荒 曲

第 一 部

白 危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二 年 · 北 京

## 內 容 說 明

本书写的是一个开垦荒地、建立国营农场的故事。解放初期，在黄泛区荒凉寥廓的土地上，一支人数不多的机耕队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坚决贯彻党的办场方针，克服种种困难，战胜连续的自然灾害，终于使垦区变成富饶美丽的粮仓，农场也得到了壮大与成长。作品主要歌颂白手起家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表现了国营农场的优越性和示范作用。通过对建场过程的描述，作品展示了当时复杂的社会面貌以及农场内外的种种矛盾和斗争，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，其中着力描写的是不畏任何艰难、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共产党员队长赵辛田的形象。

封面画：柳成蔭

墾 荒 曲（第一部）

书号 1715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320号）

字数 24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10  $\frac{15}{16}$  插页 2

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54900 册 定价（3）1.05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—

三月末，有一列从北京南下的京汉直达快车，经过长途跋涉后，突于深夜零点四十九分开到豫中平原的一个小站上停下来；火车一靠站，立刻就 from 车厢里跳出一位身材魁梧，面目略带黧黑，长着一对浓眉大眼的青年。这位旅客头戴兔皮护耳帽，身穿皮领短外套，足登帆布暖靴，浑身上下沾满了斑驳陆离的油污，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机油气味。他一下车便精神抖擞地跺着双脚，伸开胳膊舒展筋骨，仿佛要借此把两天来闷在车上的积困，一概从身上抖掉。他还来不及看清周围的环境，火车又咔嚓咔嚓地开走了，月台上只留下黯淡的灯影，映照出厚厚的一层白霜，显得格外冷清。这时除了站长还打着红绿信号灯给已经安全出站的客车表示惜别外，似乎再没有第二个旅客。

“好个荒凉的地方！”旅客惊奇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这才提了简单的行李，迈步走出站台，来到候车室。

这是解放战争刚结束的头一年，战火遗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消失，给炮弹打的千疮百孔的车站正在着手改建，因此这里到处都堆积着建筑材料。候车室里也很冷清，只有寥寥可数的

旅客(几乎全是农民和复員軍人),抱着自己的行李散坐在长靠椅上打盹,等候北上末班車的到来。这位旅客打量了一下周围,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問事处,把半个脑袋塞进窗口,粗声粗气地說:

“同志! 到黃泛区怎么走?”

問事处里坐着一位年輕的姑娘, 正在螢光下埋头抄写什么表报。不知是因为他的举动太粗魯呢,还是由于他問的有点不着边际,那姑娘連眉毛也沒有动一动,就干脆回答他一个不知道。

“怎么? 不知道?!”旅客睜大吃惊的眼睛,楞住了,仿佛沒有听懂她的話。

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,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”对方依然无动于衷似的說,繼續抄写她的表报。

“奇怪! 举世聞名的地方,竟会不知道!”

旅客感到大失所望,連忙把头抽回来。不料因为用力过猛,就在这当口,咕冬一声,脑袋不偏不倚碰在窗框上,倒把沉靜的姑娘惊动了。她略微皺了皺眉,这才抬起头来,一看旅客急的滿臉紫脹,額門上直冒汗,便立刻改了主意,抱歉地說:

“黃泛区大着呐,同志。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呀?”虽然她装得很老练的样子,但是仍然无法掩飾她內心的慌乱。一經辨清对方口音不对,又是这副打扮,便断定他是外路旅客,心里更惶惑不安了。“你是剛从外地来的罢? 那就是了。不过你要知道,黃泛区虽然是世界聞名的地方,但它已經成了历史上的名詞啦。”

“得了,我不是来跟你研究什么历史問題的,”旅客帶点嘲弄的口吻,連忙搖手道。“請你干脆告訴我,到駙馬驛怎么走罢。”

这一問倒把那姑娘問住了,臉孔陡地紅起来。

“这个我还說不清哩,”她咬着鉛笔,茫然說。“这样罢,等天亮了,你到車站外面問赶大車的,他們会知道也說不定的。”接着

她又連忙補充了一句：“車站對面就有大車店。”

“真糟糕，鬧了半天還是鬧不清！”旅客一甩手，轉身走掉了。

車站外面是一片漆黑，一切都沉浸在深沉的夜氣里。京漢路沿綫小站上常見的熱鬧的夜市場面消失了，此刻已沒有打着燈籠兜攬客人的客棧伙計，也聽不見叫賣零食的小販聲。大約最後一趟南下客車開出去之後，所有專為旅客服務的行業都回家安歇去了。這位剛下車的旅客站在冰涼的台階上不免躊躇起來：回到候車室去呢，還是想法子找客棧？回候車室罷，委實有點不甘忍受那種寒冷和寂寞；找客棧呢，卻又苦於黑夜茫茫，無從找起。正在進退兩難，忽然從什麼地方傳來隱隱約約拉風箱的聲音。旅客憑他曾經是善於在夜間辨別敵情的偵察兵的感覺，立刻辨別出來，這聲音來自不遠的東南方。就在這一剎那，他發現那地方隨著撲塌撲塌的很有節奏的聲音，冒出一閃一閃的紅光，迅速划破黑暗的夜空。也許那是賣宵夜的罷？他想了一想，立即提了行李，探索着高低不平的正在翻修的馬路，朝那火光走去。走過一條狹窄的橫街，在一個偏僻的拐角上，果然發現一家單開間門面的小茶館。一個蓄着山羊鬚的老漢正坐在店門口茶爐旁邊，懶洋洋地拉着風箱。

“啊，是個好地方！”旅客喜出望外，大踏步跨進門來，高聲嚷道。

“才下車么？”老漢帶着瞌睡的聲音說，好像招呼熟客一樣，一點也不為他的叫嚷所驚動。“喝茶罷？”

“好的，沏壺好茶來！”

旅客放下行李，這才看見店堂裡面還有三個客人，一律農民打扮，坐在那里圍爐取暖。爐火雖然不旺，卻還有一股使人感到溫暖的誘惑力。

“这里的天气也不見得很暖和啊！”他慨叹似的說，随手拉条小板凳加进来。“你們几位也是候車的嗎？”他打量着三位圍坐炉边的农民說。

“不，咱們是来赶驛馬大会的。”坐在左手的一位小老头回答說。

新来的旅客側过臉来看了一眼，只見那人穿着老粗布短棉袄，束着腰帶，扎着褲腿，长耳細眼，一部絡腮鬍子，滿臉飽經忧患的皺紋。乍一見面好象很面熟，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又一时想不起来。另外两位，一个是中年汉子，一个是年輕小伙子。从他們的神色看来，好象剛剛吵过架，只因他的突然出現被打断。

“快清明啦，天气还这么冷。”新来的旅客接着說。

“可不是嗎，今年的节气来的晚，前几个还下了一場桃花雪。你吸烟罢？”小老头捧着旱烟袋笑問客人，仿佛明知他不吸这种烟，但为了客气，仍然表現得极其誠懇。

“吸我的罢。”旅客忙从怀里掏出一只銀光閃閃的香烟盒，嗒的一声打开盖子，把它递到对方面前。

“一样！一样！”小老头連声說，看看新来的客人这样豪爽，固辞不得，謙让了一番，这才伸手小心地撿了一支飞馬牌。

“你这位同志不是此地人罢？”老头吸着香烟，也側过臉来打量新来者一眼。看他这一身装束，又是外路口音，就忍不住問道。

“是呀，头一次到这里。”新来者說。

“老家可是关外？”

“不錯，你老人家也到过关外嗎？”

“好說。”老头謙虛地笑笑，感到自己眼力不錯，頗为得意。

“我没有到过关外。我是在逃荒的时候，在新疆认识许多关外的朋友，所以听得出来，你的口音是地道的关东口音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旅客深深吸了口烟，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。“贵姓？”

“不敢，敝姓赵，赵钱孙李的赵，小名老拱。同志是……？”

“我也姓赵，我叫赵辛田。”

“啊呀！这倒难得，咱们还是一家子哩！”赵老拱一听对方也姓赵，非常高兴，随即转过身来大声对卖茶的老汉说：“老斗！沏壶香片来！”接着他回过头来把他的两个同伴介绍给赵辛田：“这两位都是我的本家侄子，也是逃荒才回来的，大家认识认识！”

卖茶的老汉端来一壶新沏的双熏，谈话的空气立即变得活跃起来。老拱听说这位新相知是到黄泛区去的，而且是到拖拉机队上去的，就显得格外亲热，谈话也变得更投机了。

“啊，老赵同志，你不是要到駙馬驛嗎？”老拱探过身来，一手搭在赵辛田的膝盖上，亲热地说。“那得了，咱们正好是一路。明儿你就坐上我的大车，保险把你送到地方！”

他说得正高兴，猛听得隔壁院里牲口在闹槽，马嘶驴叫，其势汹汹，不觉陡地跳起来：

“孬种！又在咬架啦！”

赵辛田这才注意到，隔壁原来是个叫作馬家老店的駙馬車厂，和这茶馆前后一脉相连，两边都有门可以自由进出。虽然掌柜的并不一系，各自营生，但为了便利客人，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分营合作的形式，以便住車厂的旅客能通过后门到茶馆里来喝茶，茶馆里的顾客能到后院去解渴。老拱一伙本是属于車厂客人，只因闲着没事，偶然到这里来喝茶的，所以一听见牲口打架，便很注意。老拱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，听见隔扇和槽枥唏哩嘩

啦乱响，連忙拿了拌料棍到后院去了。他一出去，他的两个本家侄子就爭論起来。

“我真不懂俺大爷是啥意思，”那位臉色蒼白的年輕小伙子抱怨說。“騾馬市上多少好牲口他不买，非要撿这匹老水馬<sup>①</sup>不可。二楞哥，那头額上帶白道的老犍不比这水馬强多嗎？第一口嫩，看相也好；第二膘肥肉壯，抵得上一头大騾子。为啥他老人家不要呢？真是怪事！”

“兄弟，你哪里曉得他老人家的意思，”叫作二楞的中年汉子回答說。“他看中了那匹小馬駒啦。你还不知道他的牛脾气，他要是主意拿定了，那是七寸长釘釘在柏木棺材上，一輩子也休想拔出来。”

“我沒听說哪个討媳妇不看新娘子，专撿帶肚的。”

“小馬駒是不坏，赶明年春上也許能上套。”

“哼，明年上套！咱們要的是能掬大力气，馬上就能投入生产的壮牲口，可不是要来傳种接代的。你瞧他买的是啥貨色呀，一老一小，全不中用。那匹老水馬过不了几天就会掉下一层皮，等区里派人下来檢查，他們准会說：‘瞧你們办的好事，尽胡糟蹋牲口貸款！’說句实話，我一看見它就生气。回去怎么向群众交代啊！”

赵辛田听得很沒意思，一口喝完第二杯热茶，便站起来，敞开短外套的鈕扣，两手插在褲袋里，在狭长的茶館里踱来踱去。但看他們依然喋喋不休，只得又耐心地坐下来，听了一陣，終于忍不住說：

“你們吵什么呀，牲口买来了就是了，弱一点也沒有什么，只

---

① 水馬——即母馬。

要喂得好，照样能使喚。”

“你哪里曉得，赵同志！”臉色蒼白的年輕小伙子激动地叫起来。“这年头人吃的都有困难，哪来那么些草料去喂牲口？再說咱們是急着等牲口去开荒的啊！”

这时后院傳來老拱的声音：“这是誰的牲口？为啥不拴好？老天爷，快要鬧翻天啦！”年輕小伙子立刻住了嘴，沉默一陣之后，听见后院沒有声音了，又繼續埋怨老拱固执、专断独行、沒有民主。約莫过了十分钟，后門忽然嘭的一声，只見老拱脅下夹着拌料棍，一手端着扑翻了的灯盞，一手搓扭着被踢伤的大腿，一瘸一拐地走进来。

“去！快去把咱們的牲口牵开，別跟那些孬种混在一起！”他憤怒地揮着手，命令两个侄子立刻行动，自己却收拾好灯盞，提了拌料棍跟着赶回去。那后門一开一合，茶館里便飄进来一股刺鼻難聞的馬尿和牲口汗臭的混合气味。

赵辛田看他們来去匆匆，忙个不了，心里十分納悶。

“他們这是干什么呢？牲口买来就是了，还吵啥？”他問卖茶的老汉道。

“唉，庄稼人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。”老汉叹口气說。“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这个嫌錢花多啦，那个又說买的不合适啦，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。你不是要到黃泛区去嗎？等明儿到了地方你就知道啦，那边的老百姓可給老蔣害苦啦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赵辛田沉吟着。“听说那地方出产的东西也不少，怎么会鬧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要說出产的东西，那可多啦，小麦，棉花，玉米，高粱，花生，大豆……种啥有啥。可惜黃水来了以后，啥都沒有啦。”

“你老人家也是那边的人嗎？”

“我不是那边的人。这車站上人来客往，誰不知道？”

“这一路怎么样，好走嗎？”

“好走，都是阳关大道，一片平川，走旱路走水路都中，沒啥問題。旱路九十八，水路一百廿。起早的話，坐架子車坐馬車都行，天明上路，太阳平西就到了，还不耽誤你办事。”

“我是說，有沒有土匪。”

“要說土匪，先前可不敢保險。如今還有啥？枪毙的枪毙了，改邪归正的改邪归正了，有也是一些漏网的毛毛虫，只会往人家裤襠里穷钻。你不是跟他們一路嗎？那还怕啥，尽跟着他們走好了，沒有錯。”

赵辛田沉思了片刻，又問：

“你听說过那边有一个拖拉机队嗎？”

“知道，那是很早以前就有了。”老汉給他冲了茶，挨着他坐下来，吸着烟袋，慢悠悠的說。“国民党在的时候，是啥救济总署运来的，老百姓管它叫洋犁子。来来去去都是打这里卸的車，哪个不知道。”說到这里，他又打量了一眼赵辛田，看他衣服鞋帽都沾滿了油漬，便猜着了八九分。“你是到那边去的罢？”

“是的……。”

赵辛田正想进一步問他那边的情形，恰好老拱掂着拌料棍气呼呼地闖进来，后面是他的两个本家侄子，彼此都脹紅着臉，好象剛打过架的公鸡。

“散伙？你敢說这种破坏話？好，咱們走着瞧！”老拱气的瞪眼道。啪的一声把拌料棍扔在一边，一屁股坐下来，拉着赵辛田說：“你来評評理，老赵同志！互助組派咱們几个到这里来买牲口，为的啥？为的发展生产，搞好互助組。咱們在这里呆了六七天，盘纏都快花完啦，牲口还没买成。我急的热鍋上螞蟻似

的，天天在会上瞧牲口，可他又不耐煩跟着，却呆在戏台下听戏。好容易把牲口买回来，他又嫌这嫌那，挑鼻子挑眼……小黑！你别装那怪样子！你爷爷在的时候，有啥事情还跟我商量，你才吃了几年飯，动不动就跟我頂嘴？亏你还是个青年团员，眼里就没个尊卑长幼！”

老拱有点倚老卖老。他在盛怒之下，也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，当着生人的面，毫不留情地教訓了叫作小黑的侄子一頓。弄得这位年輕小伙子很狠狠，鼓着腮帮子一声不响，光拿眼睛还他。

“你别見笑，老赵同志，”老拱換口气繼續說。“咱們乡下人沒見過世面，說話粗声粗气的，好在你也不是外人。我跟你說罢，你不知道咱們黃水窝里的人多遭难，黃水泛濫以前，我村里本来有一百零七戶人家，可如今剩下的还不到四十戶！”

“噢？”赵辛田听到这里不由心里一怔。“那么人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淹死的淹死，逃荒的逃荒，沒逃出去的，也都餓絕啦！”

“这么說，你們一直都在逃荒嗎？”

“可不是嗎，头年腊月底才打新疆回来。屈指数数，整整十年啦。”

“这回来就好了，現在你們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唉，不能提！”老拱叹气說，无力地摇摇头。“咱們逃荒逃的远，回来的也晚。到家一看，完啦，庄稼沒有了，河流改了道，要不是地主崔八爷的大瓦房还剩下几根石柱，就連村庄的影儿也找不着。你想想看，十年在外逃荒要飯，空着双手回来，要粮食沒粮食，要房子沒房子，要牲口沒牲口，犁耙楸杈，种籽肥料，任啥沒啥。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，这日子怎么过阿！可是話又說

回来，土地才是庄稼人的命根子，老百姓要是没有土地，就象孩子没了娘。”

“你那里不是很多荒地吗？”

“荒地多是不假，可是人家回来得早，好地都给人家开完啦。咱们回来得晚，吃亏就在这里。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沙荒和洼地，再不赶紧把它开出来，就连这一点也没有啦。”

“那不就得啦，”小黑好象抓住了他的弱点似的，突然给他拦腰截一句。“咱们买牲口为的是开荒，可你老人家买的啥呢，管用不管用？”

“你别插嘴！”老拱喝道，火气越来越大。“我买的牲口再不行，也保管使唤两年。等明年春天，小马驹不又接上来了？你吱吱喳喳的啥！”

“好，你都有理！只要你能保证按时完成春耕任务，我没啥说的！”小黑绷着脸，脖子一扬，瞪了老拱一眼，便赌气不作声。

赵辛田夹在中间，感到有点左右为难，无从插嘴。他看老拱那么激动，打皱的脸上不断起着变化，眉毛芒刺似的直竖着，细小的眼睛闪闪有神，不由暗暗感到惊奇，这一切多么象他十年前的父亲啊！脾气也是那么固执，个性也是那么倔强，甚至连说话的神气也是那么相象。那时候，他也和现在的小黑差不多，血气方刚，动不动就和老人家顶嘴，往往为了一丁点小事，也争得面红耳赤。可是到头来父子两个终于分道扬镳了。

“你瞧瞧，这是啥态度！”老拱被他的侄子一顶撞，气的鬍鬚直打颤。“他就这样给他的大爷耍态度！”

赵辛田看他越扯越远，几乎忍不住笑出来。

“你老人家的精神真好。今年多大啦？”

“这个啦。”老拱翘起筋节嶙峋的大拇指和小指比一比，聊自

解嘲似的說：“整整六十啦，老了，不中啦。”

“看来一点不显老。”赵辛田称贊道。

“哪里的話。我的命苦，听老的說，我生下来就逃荒。那年恰好又是歉年，我娘在月子里帶着我去要飯，半路咽了气，野狗来咬我，我一哭，这才給过路的人撿了去。真沒想到还能活到現在！可是話又說回来，罪也受够了，过了一輩子逃荒要飯的生活。”

“那你現在該交好运啦。”赵辛田半开玩笑地打趣道。

“是啊，按說現在是該交好运了，不过老底子太空了，元气伤完啦，一时还喘不过气来哩。”老拱慨叹說。赵辛田在他那忧伤的眼神上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，但他不懂，人民政府既然給了他們这样多的救济，为何还叫苦連天。

“我听人說，这里的救災工作做得很好，什么救济粮啦，生产貸款啦，拿全国來說，都是头等的，有了这样好的条件，要恢复起也不难。”

“那不假。要不然，咱連老家也回不来哩。就是回来了，也沒法活下去。要紧的是赶紧把土地分給老百姓，老百姓心里才落实。”

“我看这倒用不着发愁，报上不是說快要土改了嗎？”

“說是这么說，那誰知道咱們泛区改不改？有人說泛区不改了，調整一下就行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”

一提到土地改革問題，无论老拱也好，二楞也好，小黑也好，都一律表示十二分关切。他們立刻放棄一切个人成見，朝赵辛田这边圍上来，想听听这位从北京来的客人到底带来什么好消息。

“你听誰說的？”赵辛田听了很詫異，不由問他一句。

“乡里都是这么傳說的。你打北京来，还不知道么？”

“北京倒沒听說这消息。依你們的意思呢？”

“依咱們的意思么，最好还是平均一下，免得好的好，坏的坏，有的人多，有的人少。”

赵辛田忍不住笑开了。

“那是因为你們开的荒地不胜人家的罢？”

“噯噯，那也不光是咱們。”老拱搭訕着笑一笑，趁赵辛田擦洋火点烟的机会，迅速給他两个侄子投了一个眼色，然后接着說：“这就是我剛才說的，有些人回来得晚，又沒有牲口，又沒有劳动力，用人力去拉犁，你想能开几亩荒？就是有几亩，那也是人家拣剩的沙荒。”

他疑心赵辛田是在試探他的口气，因此一接触到开荒問題，他就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露出什么破綻来。其实赵辛田根本不知道其中底細，不过随便問問罢了。

“哦，原来是这么着，”赵辛田若有所悟似的点了点头。“听说那里还有一个拖拉机队，可以代耕，是么？”

“你說的是洋犁子罢？有的，他們給咱們代耕过。就是机器太少，輪換不过来。老百姓的活多，光靠他們也不中。”

听到一列載重火車隆隆地开过空寂的原野，赵辛田看了看手表，探头往外望了望，只見夜幕逐漸消逝，东方微微現出一道魚肚白，不觉訝然道：

“哎啊，天快亮啦，咱們什么时候起程？”

“啥时候了？”老拱望着他的手表問。

“四点三刻。”

“快五点了么？”仿佛錯过了時間似的，老拱一錯愕，連忙磕掉烟鍋站起来，对着他的两个侄子揮手道：“套車！”

## 二

一辆古老的铁箍輪大車，在破曉之前，从馬家老店的大院里咕碌碌地駛出来。車上装滿了旧木料和旧家具，什么給烟火熏黑了的標条椽木啦，給太阳晒裂了縫的門板窗櫺啦，以及那些从庙会地攤上买来的蠟蠟罐罐啦，横七豎八地装了一整車。車子一走动就晃蕩起来，发出吱扭吱扭的呻吟声。赵辛田攀住一根旧梁木，高踞在車頂上，任凭它顛来摆去，不一会儿功夫就打起盹来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老拱一伙則前呼后拥，小心翼翼地卫护着車輛，待到越过铁路綫，走出市郊，这才撒开繩绳，跳到車上去。

大車在被濃霧籠罩着的原野上平稳地飞驰着，沿着沙河边上蜿蜒东去的公路足足跑了二十来里路，天色才逐漸分明。这时車身猛地向左傾斜起来，朝北拐了一个大轉弯，順着陡峭的斜坡，一溜風冲到一片開闊的河灘上。

“噢……站住！”老拱拼命勒住繩绳，喝住跑得滿身流油冒气的牲口。

“下来罢，老赵同志。”他把鞭子撂在一边，用袖口擦着迎風流出来的眼泪。

赵辛田睜开睡眼惺忪的眼睛，一看是个清流汨汨的渡口，便一骨碌从車上跳下来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他問。

“烏龍潭。過了河就是泛區啦。”

趁着等渡船的間隙，他們連忙卸了套，把牲口牽到河邊去飲水。這時太陽剛剛升起來，河面上飄浮着輕煙似的霧氣，透過朝陽，隱約可以看到斜對岸吐出嫩綠的柳樹，低垂着柔軟的枝條，輕輕拂在蕩漾着金光閃爍的微波上。不時出現金色翅膀的小黃鸝，穿梭似的在柳樹叢里飛來飛去。從那里蕩出一只平板渡船，咿咿呀呀地向這邊搖過來，上面擁擠着趕早集的農民。

“這地方不壞！”趙辛田望着熙來攘往的渡船，贊嘆道。

“不壞么？嘿，還沒到地方呢。”老拱叉開兩腿坐在潮濕的沙灘上，喀嚓喀嚓地敲打着火花四濺的火石，聽到趙辛田的贊揚，他嘿嘿地冷笑了。“過了河你就知道啦，河這邊是一個世界，河那邊又是一個世界！”

趙辛田拿了毛巾牙刷到河灘上去盥洗。清澈的河水緩緩地流着，沖洗着倒映在河里的絢爛的朝霞。當他伸手觸到冰涼的河水時，他感到一陣沁入肺腑的快感。晚來的春天帶來了清新的氣息，使他忘卻旅途上的一切疲勞。等他轉回來時，牲口已經飲過了。那幾頭牲口，踏着輕快的步伐，在柔軟的沙灘上閑散着，輕輕甩着尾巴，驅逐那些永遠不知疲勞的牛虻。接着就互相追逐，發出驚人的嘶鳴。老拱吧唧着煙袋，貪婪地望着它們，似乎感到很滿足。

“你再淘氣，瞧我揍你！”他揮着煙袋恐嚇那頭不安分的鐵青叫驢，因為那畜牲對衰弱的白色母馬糾纏不休。他看趙辛田漫步走過來，便對他說：“你來看看，咱買的牲口怎麼樣？”

趙辛田眯起眼睛端詳着，突地從側面抄過去，一把抓住白色母馬的轡頭，熟練而且迅速地扳開它的口腔瞧了瞧，然後順着它那瘦骨嶙嶙的脊梁，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這才用行家的口